



当代修辞学

CONTEMPORARY RHETORIC

-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期刊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AMI” 核心期刊
-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2022

2

目 录

二〇二二年第二期 (总第 230 期)

■ 信息修辞研究

再议语言信息结构研究 陆俭明 (1)

■ 中西修辞对话

中国功能语言学的先行者

——庆贺陈望道《修辞学发凡》问世 90 周年 胡壮麟 (14)

语言的辩证性与修辞学的辩证:修辞学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

..... 邓志勇 杨 洁 (19)

基于扎根理论的肯尼斯·伯克修辞能力观 李 克 高 婷 (29)

■ 修辞的结构与功能研究

再说“果然”

——与(正)预期标记有关的问题 陈振宇 王梦颖 姜毅宁 (39)

论构式用变和构式演变 蔡淑美 施春宏 (58)

词语理据的修辞求证:以“公主”为例 池昌海 邢昭娣 (74)

“叫”与引述性否定“什么叫 X” 马国彦 (82)

学术精神薪火相传,语言研究砥砺前行

——纪念王德春先生逝世十周年系列学术会议述评

..... 王 迈 朱建军 (94)

版权声明 (81)



当代修辞学

CONTEMPORARY RHETORIC

双月刊 2022年 第2期 总230期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
出版单位 《当代修辞学》编辑部
主 编 祝克懿

编辑部地址 上海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1312室
邮政编码 200433
电 话 (021) 65643814
电子信箱 xiuci@fudan.edu.cn
网 址 <http://xcxx.cbpt.cnki.net>

印 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订阅 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2043/H
国内邮发代号 4-458
国外发行代号 BM1013
广告许可代号 10011
定价: 15.00元



再说“果然”^{*}

——与(正)预期标记有关的问题

陈振宇 王梦颖 姜毅宁

(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433)

提 要 正预期标记十分罕见,因为一般预期实现不需要给予特殊的标记。汉语中的“当然”不是正预期标记,而是强断言(情态)标记。“果然”是正预期标记,而且涉及个体条件下的预期,因此语篇和语境中通常会表达特定的条件。但是在“果然”的绝大多数用例中,从条件推出的预期,说话者都怀疑它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因此当它实现为真时,就出现了两层预期结构:当前信息符合前面的预期,所以是正预期信息;但不能肯定或无把握的预期的实现,也令人感到意外。这些“果然”句表达的是说话者的小概率预期。从新旧信息和正反预期信息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存在一个中间地带:新信息不但包括反预期信息,也包括无预期信息和部分正预期信息,只要这一正预期信息涉及的是小概率预期即可。

关键词 果然 当然 正预期标记 新信息 小概率预期

DOI:10.16027/j.cnki.cn31-2043/h.2022.02.003

一、引 言

1.1 预期理论

预期的本质是指认知上的“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Heine 等(1991)在讨论语法化的相关问题时,明确提出了“反预期标记”(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s)这个术语。Dahl(2000: 117)从言语事件参与者的预期角度将信息三分为正预期信息、中性信息、反预期信息。

汉语语法学界的预期研究成果斐然。吕叔湘(2002: 341)就已经使用“预期”来描述汉语的转折复句。吴福祥(2004)指出“预期是一种与人的认识、观念相联系的抽象世界,通常与一定的社会常规、言谈事件中听说双方的知识状态以及特定的话语语境(discourse context)密切相关”。此后的研究者多针对具体汉语现象中的预期问题,或者是汉语中表达预期意义和性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9FYYB032)的阶段性成果。特别感谢邵洪亮教授的宝贵意见。

质的语词、构式等展开讨论,如袁毓林(2006,2008)等。

对预期理论加以总结和发展是近年来的事。陈振宇、王梦颖(2021)指出,一个完整的包含简单预期的语篇包括四个部分:条件 O、预期 $P(M|O)$ 、当前信息 $P(M)$ 和预期性。其中前三个是语篇中的句子或小句(在具体语篇中,它们可能省略,其中预期部分是最容易省略的),最后一个预期性则是语篇的整体性质。如:

(1) 房顶漏了],(所以)不希望下雨,但竟然/偏偏下起了瓢泼大雨。

条件 O 房顶漏了

预期 $P(M|O)$ (所以)不希望下雨——意愿情态

当前信息 $P(M)$ (但)(竟然/偏偏)下起了瓢泼大雨

预期性 反预期信息

“[]”内的部分是语篇中表达的引发预期的条件 O。有下划波浪线的是预期, $P(M|O)$ 指“在条件 O 为真的情况下对事件 M 的估计概率”。有下划直线的则是当前信息, $P(M)$ 指“所得到的关于事件 M 的概率取值”,下同。陈振宇、王梦颖(2021)还认为,预期部分实际上就是情态语句,并根据不同的情态意义分为“意愿预期、能力预期、道义预期、认识预期”等。按照产生预期的主体又分为“自预期、他预期、常理预期、前文预期、行为主体预期”,并讨论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关系。

1.2 对正预期的研究

研究者们更为关心的是“反预期信息”。吴福祥(2004)提出了信息量等级:反预期信息 > 中性信息 > 正预期信息。正预期信息的信息量(也称为信息价值)最小,语言中表达的机会也少,高度语法化的标记也很罕见。这里先解决一个术语问题。对当前信息与预期相符的情况,最早由吴福祥(2004)将其译为“预期信息”,相应的“果然”也称为“预期标记”。不过这样一来,“预期”这一术语就有两个不同的解读:

1) 一个是对事件的事前认识,不涉及事实性,如“出门的时候天就阴了,可能会下雨”。这里预先知道的条件是“天阴了”,在这一条件或知识背景下,说话者得出“可能会下雨”的预期。

2) 另一个是指事物的当前情况符合某方的预先估计,是对事实性与预先认识的关系的表达。比如“出门的时候天就阴了,果然,不久之后便开始下雨了”。“开始下雨”就是吴福祥所称的“预期信息”。

由于“预期”同时承担了两个层面的意义,我们可能会出现“预期信息就是与预期相符的信息”这样拗口的表述。陆方喆、朱斌(2019)把这个术语改称为“合预期”,以便与“违预期”相对立(他们认为反预期是违预期中的一种)。单威(2017)把“预期信息”改成“正预期信息”,以便与“反预期信息”相对立。本文采用陈振宇、王梦颖(2021)提出的“正预期信息”和“正预期标记”的名称。

早在周兴志(1986)对“果然、竟然”的逻辑分析中,已经初步解开了预期范畴的面纱。他用的是“预料/意料”这一术语,说“果然”表示“事与预料相合”,有“意料之中”的意思,“竟然”表示“有初意其不如此终乃如此的口气”,有“意料之外”的意思。对“果然”的预期性质的揭示,如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1957 级语言班编《现代汉语虚词例释》(1982)认为“果然”是副

词,表示事情的结果与预期相符。侯学超编(1998)还加了一句“前文必有预料的或所说的成分”。其他工具书、教科书中的提法基本一致。谷峰(2014)则指出人类语言反预期标记种类繁多,而预期标记(相当于本文的“正预期”)非常罕见。

一些学者提出汉语还有其他正预期标记,如邱闯仙(2010)认为“瞧”是预期标记,强调话语内容与说话者预期一致。吕为光(2011)认为“我说什么来着”经常与“果然、果不其然、应验”等词语同现,强调事件的实际结果与说话者此前的预期一致。谷峰(2014)则批评说,实际上,“瞧”和“我说什么来着”的作用仍然是引导反预期信息,只不过它们标注的是违反听话者预期的信息。

《现代汉语词典》把副词“当然”的意义描述为“表示合乎事理或情理,没有疑问”。张则顺(2014)因此概括“当然”的两个编码意义为:合预期(本文的正预期)和确信。他所说的“合预期”指说话人用副词“当然”来表明自己陈述的背景是一种包括听话人在内的社会公众的共有知识,说话人的陈述是以共有知识为背景的合预期推理。谷峰(2014)明确地说,汉语典型的预期标记(本文的正预期标记)仅有“当然”和“果然”。

我们认为,上述研究还远没有满足我们对正预期信息和标记研究的需要,很多重大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答。本文将讨论以下问题:1)从陈振宇、王梦颖(2021)所说的预期语义语篇结构看,“当然”和“果然”是正预期标记吗?2)是什么“特殊”因素使得汉语中需要出现高度语法化的正预期标记?3)新旧信息与正反信息是什么关系?预期既然是从条件语用地推导出来的,那么就会有概率大小,正预期标记与小概率预期是什么关系?

二、“当然”与“果然”是正预期标记吗?

2.1 “当然”不是正预期标记

刘瑞(2020)首先提出触发语与标记的不同,认为只有在当前信息句中的标记才能称为“反预期标记”,否则就是“反预期触发语”。陈振宇、王梦颖(2021)在提出预期的四个部分后给予了更为准确的定义,参看前面例(1),在当前信息句上的标记如“但是、可、竟然、居然、果然”等,才是“正/反预期标记”,用来直接说明当前信息是和预期相符的信息,还是不相符的信息。而用在条件句和预期句上的“本来、说好的、毕竟、虽然”等,不是标记,而是“正/反预期触发语”,它们并不直接表明当前信息和预期的关系,而是在暗示可能有某种倾向。如“说好的”:

- (2) a. 先头说好的呀。(王朔《浮出海面》)
b. 咱俩原来说好的嘛(《编辑部的故事·歌星双双》)
c. 不是早说好的吗,98分以下的作业马上告诉我?(唐刃《学苑(连载之一)》)

上例如果不看上下文,我们会倾向于认为当前情况与说好的不符,出现了反预期信息,如例(2)c,听到这句话,我们会倾向于认为肯定没有告诉“我”,一查上下文,果然如此。这就是反预期触发语的语用功能。但是,触发语没有加在当前信息句上,所以对预期性的影响是间接的暗示。间接暗示很可能不是绝对准确的,并非毫无例外,会有相反的情况,如:

(3) 马锐一笑,“我不是怀疑你,而是我得按我妈妈的嘱咐行事, [出来前说好的]。”(王朔《我是你爸爸》)

说好的雨],要来了! (《潇湘晨报》2021.09.06)

上面两例都表明事情将按照预期的方向进行,当前信息将会是正预期信息。只不过比较而言,“说好的”的反预期用例出现得更多罢了。

本文对张则顺(2014)关于“当然”的观点表示怀疑。仔细分析“当然”句的情况,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认识情态标记,表示“确信”,而不是表示正预期信息。下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当然”句,被前面的研究者作为正预期标记的例子(下面例(4) — (10)都引自张则顺(2014),但我们对其预期结构作了重新分析):

(4) 不能说自己出门忙事业,把老婆扔在家里不闻不问,那样日久天长],感情当然会有变化了。(王海鸰《不嫁则已》)

条件 O 把老婆扔在家里不闻不问;日久天长(在语篇中显性表达)

预期 $P(M|O)$ (所以)感情当然会有变化——认识情态(语篇中显性表达)

当前信息 $P(M)$ (怪不得)老婆要和他离婚(在语篇的前面部分表达了)

预期性 正预期信息

张则顺认为,“把老婆扔在家里不闻不问,日久天长,感情会有变化”,这个情况是完全符合事理情理的,这就是他把“当然”看成合预期标记的理由。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当然”所在的小句实际上是表示“预期”的句子,而不是表示“当前信息”的句子,更为完整的结构应该是再补出一个当前信息句,如上所示。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说话者既表达了从条件推出的预期,也表明他认为当前信息就是预期的内容,当然,这仅仅是说话者的主观判断:

(5) 他当然信了,因为 她不会说谎]。(王海鸰《不嫁则已》)

条件 O 她不会说谎(在语篇中显性表达)

预期 $P(M|O)$ (所以)他当然信她所说的话——认识情态(语篇中显性表达)

当前信息 $P(M)$ 他信她所说为真(语篇中隐含,说话者相信的事实)

预期性 正预期信息

但是,既然“当然”和当前信息是间接的关系,就可能有相反的例子,我们发现,“当然”也可以用于反预期语篇之中,如:

(6)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条件 O 中国是弱国

预期 $P(M|O)$ (这些日本人认为)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 鲁迅考得不错(前面语篇中表达过)

预期性 反预期信息(对这些日本人而言)

有些“当然”句居于转折句的前面,后面的小句提出相反的预期,两个预期相互矛盾:

(7) 当然, [这种投资额非常庞大,万一失败就无法挽救了]。但是如果因此 对设备投资抱消极态度,可能会错失获得收益的大好机会]!

条件 O_1 这种投资额非常庞大; 万一失败就无法挽救了

预期 $P(M|O)_1$ (所以) 不应该投资——认识情态

条件 O_2 对设备投资抱消极态度, 可能会错失获得收益的大好机会

预期 $P(M|O)_2$ (所以) 该投资——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

预期性: ?

这里讨论的是未来的投资行为, 因此不知道是否已经或会投资, 当前信息是不明确的, 也就没有什么预期性。

如果说“当然”表示预期性质, 仅仅是因为它“表示合乎事理或情理”, 也就是说, 从条件到预期的推理是充分符合社会大众的理由的, 说话者认为不是自己独有的预期, 而是常理预期。更为重要的是, 有很多“当然”句, 根本就没有或无法知道它的条件是什么, 如下例从语篇中根本看不出颂莲选择嫁人和嫁有钱人的条件(理由), 仅仅是说话者颂莲对相关语句内容的强调肯定, 所以我们无法谈论什么“预期”问题:

(8) 继母: 想做工还是嫁人?

颂莲: 当然嫁人。

继母: 你想嫁个一般人家还是有钱人家?

颂莲: 当然有钱人家, 这还用问? (苏童《妻妾成群》)

更有一些例句, “当然”仅仅是一个强化了肯定答语而已:

(9) 杨澜: 你受到过威胁吗? 人身的威胁?

李连杰: 当然。(杨澜《杨澜访谈录》)

前人已经发现, “当然”有衔接功能和话语标记功能, 这时也不涉及预期:

(10) 后来知青下放, 在农村呆了四年, 没有路子上大学, 招工回城, 谁想到会被分配到这个厂? 当然, 我们厂也没什么不好的, 工人师傅都挺好, 只是我, 我在冷库, 成天扛冷冻猪肉。当然, 扛冷冻猪肉也没什么不好的, 毛主席说各门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池莉《来来往往》)

综上所述, 以上这些例句的共同之处是, 说话者对“当然”句的内容进行强化肯定, 也就是说“当然”是确定情态标记, 仅有部分例句与预期有关; 在这些预期性例句中, “当然”是用在预期句上的, 并不是当前信息句, 所以不是“正预期标记”; 不过,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说话者会认为当前信息与预期相符, 从这一点来讲, “当然”是“正预期触发语”; 但是, 触发语只是间接的暗示, 所以仍有一些例句是反预期。由此可知, 正预期是“当然”的语用涵义, 是因为说话者对自己的认识如此肯定, 极大地倾向认为当前信息必然与此相符; 不过, 这种强烈的自信在遭遇反预期信息后, 会转为极度的意外(强意外), 根据陈振宇、杜克华(2015)的研究, 这种情况会触发语用否定, 即对当前信息感到极为不合理, 怀疑它是假的, 如例(6)所示。

2.2 “果然”是正预期标记并需要个别的、明确的条件

汉语中的“果然”不仅仅有表示预期的用法, 根据李小平(2007)、李冰(2009)等的分辨, 还有以下两个用法:

1) 表示“假设”的“果然”句, 如“果然有书, 就打死了, 我也甘心”(《西游记》), 这是说“如

果真有书的话”，并不是与预期相符的意思。

2) 在疑问句中的“果然”，如“若以今世论之，则人才之可数者，亦可见矣，果然足以致大治乎？”（《朱子语类》），这是说“果真足以致大治吗？”它们都是在历史中演化出来的另一个义项“果真”。

以上两类，在我们统计分析的例句中占3%，本文不再深入讨论（我们从CCL语料库的报刊和小说语料中，各任意抽取500条，自建语料库进行分析）。排除它们之后，“果然”可以称为“正预期”标记，这一点可以从预期语篇看出：

（11）车厢里有几个小青年东瞅西瞧，挤来窜去，引起了他的警觉，周生泉判断这是一伙小偷。果然，一个青年在同伙的掩护下开始偷一位乘客放在车厢板上的密码箱。（1995年《人民日报》）

条件 O 车厢里有几个小青年东瞅西瞧，挤来窜去。

预期 $P(M|O)$ （所以周生泉判断）它们是一伙小偷——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 （果然）他们开始偷东西

预期性 正预期信息（对周生泉而言）

调查发现，紧邻“果然”句或与“果然”句在几个句子之内的距离里，有明确的表示“条件”或“预期”的小句的情况占总例句数的97%，这为我们研究“果然”句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依据。与之比较，在“竟（然）”句中，前面有这样明确的条件或预期小句的情况只占14%。二者的使用频率也不一样，在同一语料库中，“竟（然）”句有6382例，而“果然”句为1649例。可见，“竟（然）”的使用情况远比“果然”复杂得多。

陈振宇、王梦颖（2021）认为，可以从条件的性质不同，分出两类预期：

1) 以普遍状态作为条件的预期，称为“类指条件”下的“预期”，简称“类指预期”（kind-denoting expectations）。普遍状态 O，其取值不确定，但 $P(M|O)$ 的取值却趋于恒定，换言之，指在一般的情况下（在某个类的范围内），无论 O 取值是什么，都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确定的 $P(M|O)$ 值。类指预期时的条件是社会中的“一般情况”，具有不确定性，或者说非特定性，故是“无定”或“不定指”的（indefinite）。同时，这些条件是一般的，可以（在理论上）任意替换，所以也都具有通指性（generic）。由于这些条件可以在集合内替换，因此从本质上讲，它们中间的每一个和 $P(M|O)$ 值都没有因果关联；既然类指条件中的每一个选项与 $P(M|O)$ 值的关联不大（但以类的整体关联很大），这些选项便通常是隐性的，需通过实践与日常知识得知，或根据语用条件或规律才能识别。

2) 以个体状态作为条件的预期，称为“个体（指称）条件”下的“预期”，简称“个体预期”（individual-denoting expectations）。个体状态或特定条件是某一特定认识主体在某一特定场景中的特定知识状态，换一个变量（主体、场景等）， $P(M|O)$ 的值完全不同。所以它是“有定”或“定指”的（definite）的。由于这些个体条件不能替换，因此从本质上讲，它和 $P(M|O)$ 值有着很强的因果关联；特定的条件 O 如此重要，一般在语篇或语境中需要用语句显性地表达，或得到明确的解释；把条件换一下，会得到不同的预期。

陈振宇、王梦颖（2021）提出，“竟然”语篇的条件部分相当自由，既可以自由地用于类指条件，如该文的例子“我竟然在街上看见了韩红”，我是普通人，街上是一般的地方，把我换成任何一个人，街上换成任何一个地方，其预期都一样，所以这一关于“普通性”的条件在语篇中没

有出现。“竟然”也可以自由地用于个体条件,如“[老王是她的领导,老王让她去买烟],(所以)她很可能会去,但她竟然不去”,其中的条件是明确的,如果发生改变,预期也会发生变化,如“老王不是她的领导”,那么她很可能不会去。

在“果然”句中,即使局部语篇没有出现条件句部分或预期句部分,这些条件或预期也往往是很明确的,或者是前文提过,或者是语篇的内容决定,或者是文化语境所蕴含着的。例如:

(12) a. 骑手加木措就是这样走进了我在拉萨的一段生活。果然不出我所料,加木措是个康巴汉。(池莉《让梦穿越你的心》)

b. 有人对此推崇备至,称之为“用艺术形式演绎高深理论的可贵尝试”。愚以为,不然。现在果然是“图画本”走俏,即所谓“文化快餐”能调众口,颇得口彩。(《日期:1995.03.23》)

其中例(12) a 句,在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言者的猜测“加木措显然有康巴汉的血统”,中间隔了很长的语篇,才给出肯定的断言。从本质上讲,这依然是有条件句的,但是在局部语篇没看到。(12) b 句表面上看前面没有讲到“图画本”走俏,但这一段就是在讲这种文化快餐繁荣的现象,所以是在语境中隐藏着条件。以上说明,“果然”句只或基本只用于个体条件的语篇,这是它与“竟然”的极大不同。

三、正预期信息的信息价值

3.1 说话者对相关预期的不确信心

正预期标记是比反预期标记更特殊的语法形式,我们需要更为仔细地考察它的主要功能。

(13) a. 万万没想到竟然是你啊!(爱奇艺)

b. 好像只是在等那个女学生自己出现,没想到果然是你!(好看视频《一把青》)

两个句子都有“没想到”,从语义看,这是表示当前信息违反说话者的预期(反预期)。在例(13) a 中,它与反预期标记“竟然”同现,这是正常的;但是在例(13) b 中,它和正预期标记“果然”也共现,很令人吃惊。

这其实不难理解,因为对一般的预期而言,它的实现是很自然的,信息价值最低,不需要特别标注,因此不需要发展出正预期标记。因此,如果我们发展出专用的正预期标记,一定是这一预期与一般的预期不同,有特殊的性质。

实际上这一点前人已经注意到了,但并未深究。周兴志(1986)在讨论“果然”时就说,虽有必然算子 N,但它并不起决定作用,只起预料或猜测作用;可能算子 M 也只起预料或猜测作用,既然只是预料或猜测,因此这里的“必然”“可能”都带有“可能”的意味,只是程度不同罢了。陈振宇、杜克华(2015)提出,不论反预期还是(正)预期,都有可能产生意外,如预期标记“果然”,它暗示与预期一致的事实是有可能不会发生的,现在发生了,因此也令人吃惊。上面的例(13) b 就是有意外的意思,所以同时用了“没想到”。

让我们看看这一例子的预期结构:

(14) 条件 O 说话者听说某女有他思念的女孩(句中的“你”)的特征。

预期 $P(M|O)_1$ (所以说话者判断) 他思念的那个女孩可能会自己出现——认识情态

预期 $P(M|O)_2$ (说话者不能肯定或怀疑) 即将出现的就是他思念的那个女孩——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 (没想到) (果然) 是她思念的女孩

预期性₁ 正预期信息

预期性₂ 反预期信息

这里的预期有两面性: 一方面, 当前信息与说话者的预期一致, 故是正预期信息; 但是, 说话者并不能肯定他的预期的有效性, 即多少存在疑虑, 这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预期, 也就是说, 预期 $P(M|O)$ 的取值不大, 大于 0.5, 但是远低于 1, 可能只是比 0.5 大一点。本文考察表明: 一般来说, 当从条件部分推出的预期“概率较小”的一面时, 也就是说说话者认为事情真的这样的概率仅比随机概率大一点(较小的倾向性), 无法做出肯定的判断时, 才会使用正预期标记“果然”。我们可以从不确定性来定义这种特殊的预期, 称为“小概率预期”, 简称“小预期”。

3.2 新旧信息与正反预期的关系

要进一步说清楚这种特殊的预期是什么, 需要看看新旧信息和正反信息的关系。

Chafe(1994) 从认知的角度, 根据激活耗损(activation cost)的大小, 将信息分为旧信息、易推信息(accessible information)和新信息。这说明新旧信息的区分是存在模糊地带的。其中, 易推信息包括: 人类共有知识, 这是指语篇中没有出现但是在语境和人类文化中默认存在的知识; 言谈场景规定的知识内容, 这是指现场的事物; 说话人和听话人共有的知识。

但是, 易推信息也存在概率大小的问题, 即有的易推信息概率很大, 带有旧信息的性质; 有的概率很小, 具有新信息一样的性质; 当然, 还有中间的模糊地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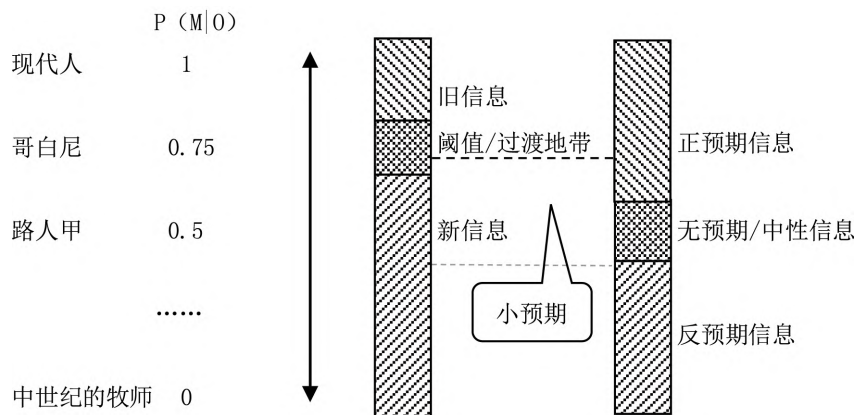
陈振宇、吴越、张汶静(2016) 用一个例子来说明新旧信息阈值的范围, 假设有人说“地球绕太阳转”, 即 $P(M) = 1$, 那么对不同的接收者而言, 有:

1) 接受者是一个现代人, 地球绕太阳转是一个公共知识, 因此 $P(M|O) = 1$ 或相当接近 1, 此时 I 为 0 或约为 0, 很显然, 这句话是旧信息, 这似乎不成问题。同时, 这一信息与他的预期一致, 所以是正预期信息。

2) 如果接受者是哥白尼, 他通过观察太阳的轨道 O, 运用当时已知的科学知识(为学术团体共有的知识), 推测出地球绕太阳转。这一预期的概率对他而言不为 1, 因为推测毕竟是推测, 未予证实; 但比较靠近 1, 如 $P(M|O) = 0.75$ 。请注意, 取值 0.75 是对情态研究的结果, 其实这并没有精确的数值, 完全可以上下浮动, 做一些微调, 只要大致表现出在哪一段就可以了。此时, “地球绕太阳转”对哥白尼而言是不是旧信息? 公允地讲, 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信息不够新, 因为在意料之内; 但也不完全是旧信息, 因为推测毕竟是推测, 并不能确定。这就是新旧信息中间的模糊地带。另一方面, 他已经猜测到地球绕太阳转, 所以当前信息与他的预期相符, 是正预期信息。

3) 如果接受者是一个路人甲, 从来不关心太阳与地球的位置问题, 也没得到过有关的知识, 于是他对这一事件的判断完全是随机的, 即其概率为 $P(M|O) = 0.5$, 正反事件的概率完全相当。此时“地球绕太阳转”对他而言是不是新信息? 由于此前他对这事完全缺乏认识, 现

4) 如果接受者是一个中世纪的牧师,圣经告诉他太阳绕地球转,所以对他而言“地球绕太阳转”的可能性极小, $P(M|O)=0$ 。很显然,对他来说,这是新得不能再新的信息了。并且由于这一信息与其预期相反,所以也是典型的反预期信息。



有意思的是,新、旧信息的分界点并不在中点 $P(M|O) = 0.5$ 那里,只有到达哥白尼那样的层次,才敢说这开始有了旧信息的性质。对于毫无知识只能做出随机判断的路人甲来说,这仍是典型的新信息。与之不同,正反预期的临界点就是 $P(M|O) = 0.5$ 。而图中两条虚线中间的部分,就是本文所说的“小预期”的范围,小预期就是在这一个“夹缝”里面存在。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如下的关系:



- 1) 当前信息是反预期信息或无预期信息,则一定是新信息。
- 2) 旧信息一定是正预期信息。
- 3) 新信息,可以是正预期信息或无预期信息或反预期信息,不过其中的正预期信息仅仅涉及小预期的情况。
- 4) 正预期信息,可以是新信息或旧信息,不过其中的新信息也仅仅涉及小预期的情况。

新旧信息是决定语言现象的制约因素,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语句表示新信息,哪怕是很微弱的信息(靠近或处于过渡地带),也有报道的价值,因为它毕竟使得听话者对信息的确信程度加强了。只有旧信息才缺乏报道的价值。由此看来,正预期信息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 1) 当预期为大概率时,是旧信息,没有报道的必要,也就没有发展出什么标记的必要。比

如那个现代人,当别人告诉他“地球绕太阳转”时,他是不可能说“#地球果然是绕太阳转的”,因为对他来说,这一正预期信息毫无意义,纯粹废话。

2) 当预期为小概率时,是新信息,有报道的必要,也就有发展出标记的必要。假如是哥白尼被告知“地球绕太阳转”,对他来说,这一正预期信息就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了,因为证实了他的研究成果,是新信息,或至少不是旧信息(处于过渡区域)。这时,他就可以感叹地说:“地球果然是绕着太阳转的!”

四、“果然”句的“条件-预期”关系

我们对“果然”局部出现的条件或预期进行统计,看看都包括哪些情况。下面各个类型的百分比数字由作者统计,那些没有比例数值的都是用例极少的。如果语料库选取不同,会有不同的比例,但大致序列会差不多。统计的目的是为了证实,“果然”句在表示预期时,的确是以小概率预期为主,而不仅仅是个别例句的性质。

4.1 非叙实性的条件句,以及正/反预期标记的共现

57.5%的“果然”例句中,条件句都以“非叙实动词”为中心,包括“安慰、保证、报告、表示、不放心、猜出、猜想、承诺、答道、道、断定(1.5%)、断言、发誓、反驳、告诉(2.5%)、估计(1.5%)、喊、喊道、喝道、厚望、汇报、坚信、建议、讲话(要求)、叫着、嚷着、接电话、介绍、介绍说、惊叹、久闻、看到(猜测)、看到希望、看好、可疑、冷笑、梦、纳闷(灾难感)、纳闷儿、判断、凭经验明白、期望、强调(说)、让(我)、认定、认为(1.5%)、盛传、说(16%)、所料、提出(1%)、提醒、听说(2%)、希望(1.5%)、想(1.5%)、想到(1%)、宣布、预报、预言、注意到、自称”等。

按照袁毓林(2014),李新良、袁毓林(2016)和陈振宇、甄诚(2017)的研究,“非叙实”(none-factives)动词的宾语从句构成“封闭语境”(opaque context),例如说话者认为“李四觉得/说/听说/希望会出现流星雨”为真,说话者也无法断言“会出现流星雨”是真是假,因为这不过是李四个人的观念,李四可能产生错误的认识,不过我们暂时又没有证据说他的确没看见。用“传信”范畴的话说,这些动词都是指某一认识主体想到、猜到、判断、注意、希望事物的可能性;或者是有某一主体告诉另一主体自己关于事物的观点,包括告诉、说、答、叫、预言、建议、提醒等;或者是说话者听说某种传闻,包括传说的事物情况。这三种都是传信范畴中事实性较弱的一类,一个人的猜想判断,他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信息,都可能真也可能假。

非叙实动词引入的预期,有以下预期结构:

(15) [他觉得/说/希望会出现流星雨], (没想到) 果然, 当天晚上猎户座流星雨璀璨绽放。

条件 O 他觉得/说/希望会出现流星雨

预期 $P(M|O)_1$ (所以他认为/希望) 会出现流星雨——认识/意愿情态

预期 $P(M|O)_2$ (说话者不敢肯定他的话,也就是不确信) 会出现流星雨——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 (没想到) (果然) 当天晚上猎户座流星雨璀璨绽放

预期性, 正预期信息(对他而言)

预期性₂ 反预期信息或小概率正预期信息(对说话者而言)

$P(M|O)_2$ 的取值甚至可能是小于0.5。因此,当它真的是事实时,对说话者来说,才会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果然与“他”的认识或意愿相符,所以用了正预期标记“果然”;另一方面,与说话者的认识相差很大,用了反预期标记“没想到”。

在实际语料中,会因为焦点的不同而突显不同的方面:当突显信息来源主体(提供或产生相关信息的那个人,如上例的“李四”)时,只需要用“果然”就可以了,不用反预期标记;当突显说话者时,同时使用“果然”和反预期标记,并且由于说话者自己的意见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最终是反预期引起了说话者的情绪情感,据我们的统计,“没想到”一般都在“果然”的外围/上位。

从逻辑上讲,不能既认为一个事件合乎预期,而又认为不合乎预期。比如汉语中被认为是正预期标记的“果然”,和反预期标记的“竟然”“连……都/也”等,二者出现在不同的预期语境之中,一般不能互换,亦不能共现。对此,张晓英(2014:16-19)做了详尽考察,但她只考察了“果然”与“幸好、反正、原来、看来、显然、也许、或许、至少、本来、根本、只好、索性”等的共现,没有提到与“竟然”共现的例子。不过张晓英也提到了“果然”和“甚至、倒是、反而”的共现,这几个一般被认为是反预期副词,可惜张的文章没有对此进行分析。

但语料事实却并非如此。在同一个句子当中可能存在不同的预期,比如不同认识主体对同一事件的掌握程度和预期有所不同。如:

(16) 这小伙可真是料事如神,直接猜到皇上的行踪,竟果然如他所料!

猜到皇上行踪的是“小伙子”,所以对他而言,实际的情况符合其预期;但是站在说话者角度,一开始说话人可能是不太相信小伙子的猜测的,可结果竟然真的如小伙子所料。这里的“果然”代表小伙子的正预期认识,在内层;而“竟”代表说话者的意外(反预期认识),在外层,因为说话者感到意外的是,事实怎么会与小伙子的预期相符。因此,当主体双方各有预期且两种预期都凸显时,正预期和反预期可以共存于同一语篇中^①。

但这一解释对下例还是不够的:

(17) [丈夫怀疑妻子有了外心],跑去问妻子闺蜜,竟果然如他所料。

条件 O 丈夫怀疑妻子有了外心

预期 $P(M|O)_1$ (所以丈夫认为) 妻子可能有外心——认识情态

预期 $P(M|O)_2$ (丈夫不敢肯定) 妻子一定有外心——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 妻子(竟)(果然)有外心

预期性₁ 正预期信息(对丈夫而言)

预期性₂ 反预期信息或小概率正预期信息(对丈夫而言)

更进一步的例子是,信息来源主体就是说话者自己,如:

(18) [我想,难道他真的没有听说这事?]后来见面一问,竟果然是这样。

条件 O 我想,难道他真的没有听说这事?

预期 $P(M|O)_1$ (所以我认为) 他有可能未听说这事——认识情态

预期 $P(M|O)_2$ (我不敢肯定) 他一定没有听说这事——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 (竟)(果然)没有听说这事

预期性₁ 正预期信息(对我而言)

预期性。反预期信息或小概率正预期信息(对我而言)

最后,我们看看具体的动词的情况:

这些非叙实动词中,最多的就是“说”类谓词,在我们的语料中,达到“果然”句总数的 27.5%。例如(有下划线的是条件句,下同):

(19) a. 突然,他叫住了正在勾画一幅山水画的青年画家,说这幅画的构图从侧面看更有味道]。说着他兴奋得像个孩子,快步走到画案前,把画旋转了 90 度,果然,画面上的山势出人意料地变得奇险起来。(1995 年《人民日报》)

b. 巩月江下班时看到了,问明情况后说“别着急,把取药单给我,地址留下,我给你们邮回去。”]……8 天后,王正德的母亲果然收到了巩月江寄的药品。(1995 年《人民日报》)

c. 他绕着涵洞转了三圈,阴着脸说“跑模”了五厘米]。大家一测量,果然如此。(1995 年《人民日报》)

d. [阿迈德先生介绍说,……这种纤维物质经化学处理,还有阻燃作用]。他当场用记者的打火机做实验,这种状似泡沫塑料的植物纤维果然不燃烧,只是表层熏黑,烟也很少。(1995 年《人民日报》)

e. 到了下午,“老师”把考题和答案写在黑板上,让大家抄,并且告诉大家明天就考这些题]。第二天早上,考卷发下来,果然如此,于是整个考场一片哗然。(1995 年《人民日报》)

f. 我问一个名叫蔡良田的老汉“这玉米是啥方法种的?”蔡老汉答道“这叫4:1,苞米、小麦间作。”]果然,这片地是 4 垄玉米 1 垄小麦套着种的。(1995 年《人民日报》)

“听说”类的要少得多,只占 3%。例如:

(20) a. 小溪市离家十里,是个集镇,我从未去过,只听说好热闹好热闹]。……小镇上果然人来人往,弯弯曲曲一条街的铺面,看得我脚步都挪不动了,常常要哥催。(1995 年《人民日报》)

b. [钱久闻王式廓先生之名],此次才得见他的作品(仅两幅),果然卓尔不群,诚为成熟之天才……(1995 年《人民日报》)

“想”类(表示猜想义,其宾语表示预期)也是一个常见的类型,达到“果然”句总数 17%。

例如:

(21) a. 我想,这位自然就是师专的校长张毓吉先生了。果然是。(1995 年《人民日报》)

b. 我想,待会儿,该有红衣红帽的小仙子走进这白茫茫的童话世界里来,我该会看到一场堆雪人、滚雪球的嬉戏了。果然,一个红影出现了,从迷蒙中姗姗而来。(1995 年《人民日报》)

c. 然而,西方多数舆论从一开始就断定,美国的这道禁令“完全行不通”,其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对伊朗的“大部分指控都是未经证实的”,盟国很难追随。事实果然如此。(1995 年《人民日报》)

d. 有一次,一位朋友发出传真后两天没收到他的回复,估计他出了什么事,

果然是因为他住进了医院。(1995年《人民日报》)

e. 他认为,进城“租养”虽然要付一笔租金,但省下了运费,而且可以直销卖到最好的价钱。果然不到一年,他便比往年多挣了2万多元。(1995年《人民日报》)

这些动词,也称为“意向谓词”。陈振宇(2020a: 62-63)提出,除了意向谓词,还有意向名词,在它们的语义内容中隐含有意向谓词,所以也有非叙实性质(对“叙实名词”的研究参看寇鑫、袁毓林2018)。“果然”句中也有这样的例子:

(22) a. 中国有一句古训:名师出高徒。果然这样。这些金、银得主从被发现到着意培养,最后走向领奖台的每一步,无不凝聚着他们的指导老师的慧眼、胆略和高超的教学艺术。(1995年《人民日报》)

b. 忽然一天,我姐夫单位有人给他贴张大字报,题目是《他为什么从来不笑?》。]祸找到头上来了!这张大字报比一宗上百万美元的出口买卖更强烈震动了整个公司。全公司二百多人一同从记忆里搜寻我姐夫平时给他们的印象,果然,没人见他笑过。(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上面的“古训、大字报”表明了预期的来源,它们都隐含“说”这一非叙实谓词,是古训提出了“名师出高徒”,是大字报说到“他从来不笑”,大家发现真的是这样。

还发现用疑问句表达说话者的猜测的例子,“果然”句是说这猜测为真,这里没有用非叙实动词,但可以确定说话者是在猜测:

(23) a. 记者返回咸阳机场时,猛然看到一位端庄秀丽的“空姐”,[“她会不会是米脂姑娘呢?”]一问,果然是。(1995年《人民日报》)

b. 这样的心理素质和球风能取胜吗?]果然,他一蹶不振被淘汰。(1995年《人民日报》)

c. 北京师大二附中发校服了,学生们喜气洋洋地试穿着刚刚领到的校服。老区学生的校服合体吗?他们远离父母,不合身找谁去裁呢?母亲般的情怀驱使高一年级组长刘老师找到学生宿舍,她叫4个学生试穿校服。果然,4人的裤子都长许多。(1995年《人民日报》)

疑问充当条件部分,从疑问可以推出说话者对她的籍贯有了猜测,预期是“她可能是米脂姑娘”,不过概率不高,不敢肯定。有的条件部分是直接讲说话者的担心,“果然”句是说这种担心的情况是真的。

另外,有个别例句中,只有一部分的预期内容符合,另一部分则不符合:

(24) 你听了,淡淡一笑说,血可以放,但法不能丢,有胆量的拿刀子来吧]不久,那人果然来了,手里没拿刀,倒给你送来了一份检讨,再后来,他洗心革面,变成了遵纪守法的个体户。(1995年《人民日报》)

“来了”符合预期,但“没拿刀”不符合预期。这也可以算是证实类的。我们还发现强调说话者不相信所接受的信息的情况,而当前信息句则证实了该信息,证伪了说话者自己的想法:

(25) a. 我姐姐回家大哭一场,那天真把我们全家吓坏了,以为她出了什么事,她一说,我们全懵了,想劝她都不知该怎么劝。我不信他真不会笑,后来见面一试,果然真不笑。(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

b. 我挺纳闷儿: 看得见叶儿的茶这么稀罕吗? 后来注意了一下, 果然稀罕。

(1995 年《人民日报》)

最后,我们看看那些正反预期标记共现的例子,我们的考察表明,的确基本就是使用本类非叙实谓词:

(26) a. 于是,他又想起他们曾经一起去请一位高人算过一次命,说他们两人八字一配,他就要漂洋过海,还说他们两个聚少离多, 现在竟果然一一应验。(言说动词“说”)

b. 我又被“出卖”了一次,那位党员同学竟向工宣队汇报,说我要与他达成一笔“交易”——我请他帮我解决组织问题,以帮他修改文章为报答]……我虽愤怒,但……随他们去好了。又过了几天,那党员同学, 竟果然拿了一篇什么文章请我帮忙润色文字。(言说动词“汇报”)

c. 我见他神志异常清醒, 担忧这是回光返照]。 果然,这次见面,竟成永别。当天下午就传来了陈云同志逝世的噩耗。(1996 年《人民日报》)(心理动词“担忧”)

4.2 表示主体行为的条件句

在 27% 的“果然”例句中,条件部分是某一主体实施的行为,而且都是有着非常明确目的的行为,陈振宇、王梦颖(2021) 称为“行为主体预期”。显然,行为为真时,行为的目的并不一定会实现,而仅仅是有可能实现,如我们不能说“#他在看书,所以他会看懂/看不懂”。当行为目的实现时,就可以用“果然”来表达说话者的欣慰和满意。

行为与目的关系有以下预期结构:

(27) 镇党委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非法采煤], 果然, 当年的煤矿事故下降了三分之二。

条件 O 镇党委采取严厉的措施打击非法采煤; 矿难事故多发生于非法采煤

预期 $P(M|O)_1$ (所以镇党委希望) 大大降低矿难事故——意愿情态

预期 $P(M|O)_2$ (说话者无法判断) 会不会大大降低矿难事故——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 (果然) 当年的煤矿事故下降了三分之二

预期性₁ 正预期信息(对镇党委而言)

预期性₂ 小概率的正预期信息(对说话者而言)

陈振宇、王梦颖(2021) 提出,说话者很容易“移情”到行为主体身上,以他的眼光看问题。这符合本类例句的特点,即在语料中,基本都突显主体预期的实现,句中只有正预期标记“果然”。

按照行为(动词)的类型,本大类至少可以分成以下几种:

1) 努力工作,如“奔忙在筑路工地上、开会强调、倾尽心力、四面出动、西进开拓、抓住时机投放市场、钻研、做充分的准备”等。

2) 总结经验,采用更好的措施、方式等,如“按要求管理果树、帮客户收购、采取措施、采取特定方式方法、使出惯用战术、调整战术、总结教训、走出了新招”等。

3) 决断,树立目标等,如“当机立断、定下目标、决定、抓住时机投放市场、做出决策”等。

上面三种都期待这些行为会带来好的结果,“果然”都是讲这些预期的结果的实现。如:

(28) a. 之后,集团领导和人事部的工作人员四面出动,先后走访了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省市的近50个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把工作做到了博士生、硕士生的宿舍,把招聘广告贴到了学生食堂。] 这一着果然有效,金凤凰一只只、一批批飞向西北,飞向山海丹。 (1995年《人民日报》)

b. 林益世深知棋王厉害, [他采取大量兑子的方式,牺牲车马保大帅]。 这一招果然见效,达到同李来群讲和的目的。 (1995年《人民日报》)

c. 春兰当时实力不足,如果硬着头皮较量,势必事倍功半。陶建幸当机立断,只开发两个产品——7000大卡以上柜式空调、3000大卡以下家用空调]。 这一避“热”就“冷”之举,果然奏效。春兰空调大步走向市场,成为供不应求的热门货。 (1995年《人民日报》)

4) 任命或提议任命某人担任某重要职务,如“根据……选定、请出山、提拔、提议担任”等,都是期待被任命的人会取得好的成绩,“果然”表达这些成绩的实现。如:

(29) a. 1991年,已届70岁的柳谷书按规定回到北京在贸促会办了退休手续,他本想安享晚年,但 [司法部坚持请他再度出山],重回香港,担任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 他果然不负众望,业务范围大大扩展,…… (1995年《人民日报》)

b. 副段长李朝炯是大学毕业生。刘恒友因材施教, [破格提拔他为养护股股长]。 小李果然不错,在负责八一大桥加固时,大胆使用分节式加固新技术,一举成功,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5年《人民日报》)

5) 具体的行为,如“端详、反问对方、改建道路、检验分析、复制铜凹面镜、故意答错题、混入会场、假装发怒、交流提醒、看货、旅游、来硬的、连续战胜、捧对方、品尝、扑向渔场、食之、提交领导、涂香油、围腰带、选择伏击地、寻找、诱敌、诱饵行为”等。他们有各自特定的目标,“果然”也都是表达这些目标的达成。如:

(30) a. [汪贤良仔细端详冬儿],发现她果然骨格灵秀,眉宇清洁,皮肤晶莹。在冬儿未开口之前他还以为她的脸比别人白净不过是女孩子爱洗脸罢了。(池莉《你是一条河》) [端详的目的是发现事物的不同寻常之处,果然发现它骨格灵秀]

b. [医生佯装发怒]。……郁容秋果然慌了。 (毕淑敏《女人之约》) [发怒的目的就是让对方惊慌]

c. 钱老欣然回信说:“……也因此,我已把您的来信、附件及录像带转送化工部顾秀莲部长参阅。”顾秀莲部长果然看重这项试验,亲赴徐州参观。 (1995年《人民日报》) [提交领导的目的是让领导重视]

d. 经过再度反复讨论,决定“就地取材”,就是 [要求盟军总部准许将经该总部密封的日本陆军省机密档案开启,让中国检察组寻找所需要的证据]。……经过一番努力,果然在陆军省档案中查到一些中国检察组急需的与日本在华派遣军之间的往来电报,其中有前面提到过的那份“谈虎色变之慨”的电报。 (1995年《人民日报》) [寻找的目的是找到有用的东西]

有的例子需要根据语境才知道是什么样的行为,如:

(31) 陈燕萍和她的姐妹们,穿起从箱子底翻出的花衣衫,装作从工厂回来的样

子,匆匆地走着,海阔天空地聊着。]果然,走到僻静处,3 个小青年,弹簧般从小树林“腾”地钻出,瞪着一双双色眼,不容分说就去搂抱,就往林子里拖。(1995 年《人民日报》)

仅看本段文字,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根据上下文才知道,陈燕萍和她的姐妹们执行的是诱饵行动,其目的就是要找出近段时间袭击女工的歹徒。

一般而言,这些“果然”句都是说行为主体的目标实现,也就是说说话者是站在行为主体一边的,通过“同情”而与该主体处于同盟关系。但是也有极少的例外:说话者与行为主体是反同盟关系,站在了该主体的对立面,认为有关行为将带来坏的结果,因此后面的“果然”句表达的不再是行为目的的达到,而是行为偏离了原有目的,造成了消极的结果:

(32) 然而,一些目光短浅的急功近利者,他们连听一听社会声音的耐心都没有,便贸然开始了圆明园的“修复”工程。]果然,仅仅几年工夫,圆明园内船帆点点,绿树丛丛,歌声笑语,鼓乐喧天,甚至在“西洋楼”跟前抬起了“花轿”,吹吹打打,好不热闹,把人静穆凭吊的“圆明园遗址”,变成了熙熙攘攘的“遗址公园”,甚至把象征国耻的重要文物遗迹,当作生财不息的摇钱树! (1995 年《人民日报》)

4.3 表示事物属性的条件句

前面两类都证实了“果然”句果然是以小预期为主,这才是它存在的主要话语价值。不过,语言从来不是绝对的,会出现“反例”。我们发现,在 8.5% 的例句中,条件部分是说话者对事物的属性、状况、历史、情理等方面的讲述,这些情况都有着非常明确的意义指向,因为具有此类属性的事物,在常理预期中很容易达成当前信息句所说的事件(此时自预期一般等于常理预期),不存在任何小预期的可能。由此看来,这一类和前面的两种有极大的区别。例如:

(33) 在今天进行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 [一号至四号种子格拉芙、桑切斯、马丁内斯、诺沃特娜] 果然厉害,分别战胜各自的对手,进入四强。(1995 年《人民日报》)(种子选手,很可能厉害)

条件 O 格拉芙、桑切斯、马丁内斯、诺沃特娜是种子选手

预期 $P(M|O)$ (所以) 她们很厉害,会战胜对手——认识情态

当前信息 $P(M)$ (果然) 分别战胜各自的对手

预期性 正预期信息

同样的例子还有:

(34) 歌曲借助了一些大家所熟悉的旋律,对“中国”这个大题目,进行了颇为新鲜的阐释。此外,MTV 的拍摄也颇为考究。场面宏大,构思精巧,特别是片尾由数百名儿童手持蜡烛的烛光凸现的中国地图,给人以巨大的情感冲击力。]果然,不久就听到不少朋友的称赞,而且阶层十分广泛。(1995 年《人民日报》)(场面宏大,构思精巧,自然有很大可能得到广泛的称赞)

有一种特别的例子,是语篇中的行为主体(如下例的“辣辣”)利用对事物属性(如下例中贵子的情况)的了解,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果然”句表明了该主体真正意图(把信给王贤良)的实现,如:

(35) 辣辣揣着信过了三天,等社员去学校报了名之后,她悄悄把信塞到了贵子

的衣袋里。贵子上小学三年级,刚好能认出王贤良的名字,她又是个绝不会拆信,绝不会多话的主儿。]果然,贵子发现了信之后毫不理睬艳春的追问,径直把信交给了叔叔。
(池莉《你是一条河》)

有的条件部分是讲事物此前的发展,因此会推出符合发展方向的结果或下一阶段的发展,如:

(36) a. 今天清晨,NHK 早间新闻报道,悉尼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比价已突破 85 比 1,]这个消息又使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们吃了一惊。果然,今天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路上升,峰值不仅突破了 85,又突破了 84,达到 83.65 日元比 1 美元。(1995 年《人民日报》)(此前汇率已上升,很可能汇率继续上升)

b. 四条“龙”抬起头,非煤产业果然形成“气候”。(1995 年《人民日报》)(各方面的发展,当然可能带来总体发展)

有的是讲事物的道理,因此会推出符合道理的事件,如:

(37) a. 其实,冬日围炉读史照样会沐浴一番历史的温馨,夏天摇扇读经也未必就不能悟到思辨的风凉,春秋两季气候宜人,读起书来又何尝不能长久?]果然,一个读过《幽梦影》的人便说“读《幽梦影》,则春夏秋冬,无时不宜。”(1995 年《人民日报》)(从道理上讲四季都适宜读书,因此有人说春夏秋冬无时不宜)

b. 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因此,我们理应有更多的“环保夫妇”。果然,这几年,我们的见义勇为之风,扶危济困之风,扶老携幼之风,不是一个一个地,而是成批成批地出现。(1995 年《人民日报》)(从道理上讲,社会主义更讲道德,因此优秀的风气应该大量地出现)

4.4 与感叹无关的“果然”句

最后,还有 4% 的“果然”例子根本与预期无关。这些例子,一般前面的条件部分是说话者在讲述某种场景(用下划线表示),后面的“果然”句则对这种场景给予总结性的评价或评说:

(38) a. 在曲江路邮电所,一位女营业员办存款时明明嫌少却骗用户说没有存单,微服私访的检视员当场核实后,经邮局领导研究立即通报全局,并处罚该营业员 5000 元,同时按规定扣罚有关上级奖金共达 2 万元。在河北路地区一市话局,职工打公用电话不付费,并给提意见者掐了电话,邮电局领导照章办事,将责任者开除。与此同时,热心为世乒赛作出“超常服务”的中山路邮局,环境整洁的武清县邮电局则受到重奖。这些,加上对失职者相应扣罚工资总额和给予黄牌警告等措施,果然是罚得心疼,奖得眼红!(1995 年《人民日报》)(“罚得心疼,奖得眼红”是对前面的各种故事的一个总结性评说)

b. 第五届全国象棋棋王赛结束后,记者访问了策划和组织这次大赛的主要负责人 林阿信。他对象棋运动有颇多见解,并对大赛进行评述,果然是棋乡人。(1995 年《人民日报》)(称他为棋乡人,这不是断言,而是夸奖,指他不愧是棋乡之人,对棋如此了解)

c. 世事浇漓很难说,/我画钟馗夜巡逻。/你想他是来捉鬼,/还是寻鬼讨酒

喝。画中的一副馋酒模样的钟馗,果然可气复可笑。(1995年《人民日报》) (“可气可笑”是对前面的钟馗的表现的评价)

“果然”在这里已经演变为表示感叹的标记了,有的可以换为“果真、真(的)是”,如“真是罚得心疼,奖得眼红”“真的是一位棋乡人”“果真可气复可笑!”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关于“果然”与“果真”的异同,参见李冰(2009)。

五、结 语

本文考察了汉语的“正预期标记”。

首先说明“当然”是表示确定意义的情态词,不是正预期标记,是正预期触发语,但因为是间接的暗示,可以有例外,即它后面可以是表示反预期的当前信息。

本文重点对“果然”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上文或语境中必须要有对个体条件的表述或语义解释,“果然”一般不用于类指预期。接着,通过新旧信息和正反信息的关系,解释了所谓小概率预期,是正预期信息,但却是新信息,所以具有报道的价值,发展出了标记。

进一步考察发现,“果然”句涉及的条件,主要是两大类:非叙实动词条件和主体行为条件。它们反映不同的信息构成:前者是有人说、猜想或听说某一事件,由此信息推出预期;后者是有人实施某种行为,他们所希望的行为目的构成预期。它们的共同之处是,说话者都觉得该预期实现为真的概率较小。除了表达预期实现意义外,还有“如此小概率的预期也得以实现”所带来的意外意义,因此往往兼具正预期和反预期两方面性质,甚至有时正反预期标记在句中共现。

综上所述,汉语的“果然”在表预期时,是正预期标记兼新信息标记,其涉及的预期是小概率预期,这几条综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解释。当然,上述讨论需要排除“果然”不表示预期性质的一些情况:作为条件标记、疑问句和感叹句中表示“果真”意义等。

注 释

- ① 2014年作者在一次讲座中,听邵洪亮讨论“竟”与“果然”的共现,前面这一段是引用邵洪亮的解释,不过他的文章后来一直没有发表。请注意,本文的观点与邵并不相同,因为我们认为,造成预期差异原因不仅是不同认识主体的预期的问题,更主要是预期信念程度的问题。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1957 级语言班编 1982 《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商务印书馆。
陈振宇、杜克华 2015 意外范畴:关于感叹、疑问、否定之间的语用迁移的研究《当代修辞学》第5期。
陈振宇、王梦颖 2021 预期的认知模型及有关类型——兼论与“竟然”“偏偏”有关的一系列现象《语言教学与研究》第5期。
陈振宇、吴越、张汶静 2016 相对信息价值与语言研究《语法研究和探索》(十八),商务印书馆。
陈振宇、甄成 2017 叙实性的本质——词汇语义还是修辞语用《当代修辞学》第1期。
谷峰 2014 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汉语学习》第4期。
侯学超编 1998 《现代汉语虚词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
寇鑫、袁毓林 2018 汉语叙实反叙实名词的句法差异及其认知解释《语言研究集刊》(第二十辑),上海辞书出版社。
李冰 2009 “果然”与“果真”的用法考察及对比分析《汉语学习》第4期。

- 李小平 2007 “果然”的成词过程及用法初探《东方论坛》第1期。
- 李新良、袁毓林 2016 反叙实动词宾语真假的语法条件及其概念动因《当代语言学》第2期。
- 刘 端 2020 终竟义词语的语义和功能的演变研究——以“到头(来)”等为例,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陆方喆、朱 斌 2019 语言中的违预期信息与违预期范畴,《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4期。
- 吕叔湘 2002 [1942] 《中国文法要略》,《吕叔湘全集·第一卷》,辽宁教育出版社。
- 吕为光 2011 责怪义话语标记“我说什么来着”,《汉语学报》第3期。
- 邱闯仙 2010 预期标记“瞧”,《语文研究》第2期。
- 单 威 2017 现代汉语偏离预期表达式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吴福祥 2004 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中国语文》第3期。
- 袁毓林 2006 论“连……都/也”的主观化表达功能——兼析几种相关的“反预期”和“解-反预期”格式,〔日〕《中国语学》第253期。
- 袁毓林 2008 反预期、递进关系和语用尺度的类型——“甚至”和“反而”的语义功能比较《当代语言学》第2期。
- 袁毓林 2014 隐性否定动词的叙实性和极项允准功能《语言科学》第6期。
- 张晓英 2014 语气副词“果然”的多角度分析,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则顺 2014 合预期确信标记“当然”,《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周兴志 1986 “果然”“竟然”逻辑特性探微——兼谈假说分类《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 Chafe, Wallace 1994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The Flow and Displacement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in Speaking and Wri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ahl, Osten 2000 *Grammaticalization and the Life Cycles of Construction*. Ms., Stockholm University.
- Heine, B. & Urike, C. & Friederike H.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visiting *Guoran* (as expected)

—Controvertial Issues of Default Expectation Markers

Chen Zhenyu, Wang Mengying & Jiang Yining

Abstract: Expectation markers are rare because in general, realization of expectations do not need to be given special markers. *DANGRAN* in Chinese is not an expectation marker, but strong assertion (modal) marker. *GUORAN* is an expectation marker and involves the expectation under individual conditions. Therefore, specific conditions are usually expressed in discourse and context. However, in most of the *GUORAN* cases, the speaker doubts whether the expectation derived from the condition can really be realized. Therefore, when it is realized as true, there is a two-layers expectation structure: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meets the previous expectation, so it is expected information. However, the realization of uncertain expectation is also surprising. These *GUORAN* sentences express the speaker's low probability expectations. From the comparison between old—new informations and expectation—counter expectation informations, we can see that there is an intermediate zone: the new information includes not only counter-expectation information, but also non-expectation information and some expectation information, as long as the expectation information involves low probability expectation.

Keywords: *GUORAN*, *DANGRAN*, expectation marker, new information, small probability expectation